

聚焦

等不是办法 千才有希望

——云南省西畴县定点扶贫开发纪实

本报记者 李万祥

近年来,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西畴县攻坚克难,铲除穷根,经济发展和老百姓生活水平都迈上了新台阶,形成了“等不是办法,千才有希望”的“西畴精神”。日前,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定点帮扶西畴县20周年之际,记者随最高人民检察院一行来到西畴县,就加快西畴定点扶贫开发进行调研。

因着闻名遐迩的“女子太阳节”,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西畴县被誉为“找回太阳的地方”。然而,这里却被外国专家称为“基本失去人类生存条件的地方”。

地处我国西南边陲的西畴县,农业人口占全部人口的89.5%,全县99.9%的国土面积属于山区,人均耕地仅0.78亩,是云南省石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老、少、山、穷、战”5个字,就可以概括西畴的县情特点。

真抓实干——

人均收入增长16倍

“透风的房屋,摇晃的破床,生锈的旧锅,无粮的空缸”、“老人盼温饱,孩子盼上学”,这是20年前西畴人民的真实生活。

1995年,正当西畴人准备向穷山恶水开战、建设美丽家园的关键时刻,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与西畴县结成了扶贫帮困对子。

“最高检通过争取各行业、部门、市场、社会等多种渠道的支援,对西畴县采取了教育、产业、项目、人才、干部等多方面、多形式的帮扶。”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郑文凯说。

据介绍,20年间,最高检先后派出17名扶贫挂职干部和6名支教干部到西畴开展多种帮扶工作。实施项目扶贫,他们协调引进资金建成新农村10个,实施农村道路硬化20公里,培训劳动力7万余人,还解决了1.5万余人、4900头牲畜的饮水问题;实施产业扶贫,他们扶持农民群众进行无公害畜牧养殖、建设万头猪场,引进茶业公司提升高原生态茶品牌,取得显著经济效益;实施文化扶贫,他们积极协调中国民协,邀请专家论证,成功将西畴“女子太阳山祭祀”民俗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了当地文化旅游事业发展;实



图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援建的云南省西畴县革岱民族希望小学。肖杰摄

施智力扶贫,他们先后共建设希望小学12所,为1000多名贫困学生争取到特困补助资金……

治贫先重教、扶贫先扶智。发展乡村教育是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的良方。在最高检资助兴建的革岱民族希望小学,《经济日报》记者看到,活泼的孩子、平整的操场、明亮的教室、整洁的宿舍,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表示,今后,最高检将继续关注并援助西畴县的希望小学建设,持续提高和完善希望小学的基础设施建设,努力为孩子们营造一个更加良好的学习环境。

据介绍,在最高检的帮助下,20年间,西畴县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0.5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16.2倍。“很多农民从简陋的茅草房搬进了明亮的砖瓦房,有的还住上了二层小楼,用上了沼气,喝上了自来水。”云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纪恒说,“可以说,最高检定点帮扶西畴县的20年,是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的20年,是投入真金白银、力求实效的20年,是真情实意、步步深化的20年。”

精准帮扶——

啃下扶贫硬骨头

走过一段崎岖的山路,蚌谷乡大吉厂村特困户冯道泽的房子就在眼前。1990年妻子因病去世,2008年一子一女因车祸身亡,67岁的冯道泽现在和正上中学的孙子生活在一起。低保金、养老保险补助、良种补贴、土地综合直补、退耕还林补贴等加在一起,他家一年的

收入才3919元。

在西畴县,像冯道泽这样的贫困户还有不少。“尽管目前西畴县各族群众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都得到了较大改善,但是要实现与全国、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还存在不少现实困难和问题。”西畴县委副书记、县长蒋俊说,“目前,全县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还有30892人。”

如何创新扶贫思路和方式方法,啃下民族地区扶贫攻坚这块硬骨头?曹建明对正在西畴挂职县委副书记的最高检政治部干部张玉亮说:“要注意找准扶贫对象,坚持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集中有限资金有针对性地解决贫困户生产生活和子女上学等方面遇到的特殊困难,真正使政策、资金惠及最需要的群众。”

据介绍,基础设施落后,是制约西畴县脱贫发展的瓶颈。对此,最高检将探索和创新定点帮扶方式,采取联席会议、致函、走访,邀请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到西畴调研指导等方式方法,建立健全最高检与国家有关部委、省州有关部门扶贫开发联动的合作模式,加大统筹协调力度,积极为西畴县协调资金项目,特别是道路建设项目和水库建设项目建设,有效帮助西畴人民解决行路难、饮水难等问题。

齐心协力——

发展迈出新步伐

“脱贫到户到村,产业优先,扶智先行,基础为主”是西畴县的扶贫开发原则。而最高检结对帮扶,也需要方方面面

的“大合唱”。只有方方面面齐努力,在为西畴县“输血”的同时,帮助其加强培育自身的“造血”能力,西畴县的贫困群众才能早日实现脱贫致富奔小康。

要致富,先修路。虽财困民穷,可西畴县从2007年起到现在,已修建1420公里农村等外硬化路,让18万多老百姓从中直接受益。在修路的3.771亿元总投资中,政府补助仅有6745万元,群众自筹、投工投劳折价达到3亿多元。目前,西畴县村委会通路率达100%,村民小组通公路率达96.3%,农村等外公路路面硬化率达65%。

《经济日报》记者了解到,今年,西畴县还拿出了270万元作为扶持资金,对符合条件的90户微型企业进行扶持。根据测算,这些微企可带动就业400余人,实现增收700万元以上。

“没有实现农村地区的小康,特别是没有实现贫困地区的小康,就不能算是真正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20年来,西畴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扶贫开发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在考察西畴县检察院时,曹建明希望该院针对扶贫资金分配、民生项目、新农村建设等方面的新情况新特点,加大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力度,让扶贫资金和项目在阳光下运行。

“西畴脱贫致富奔小康,不仅需要加强硬环境建设,也离不开良好的软环境。”曹建明在调研时特别指出,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开展定点帮扶工作,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更要注意发挥自身长处,注重民主法制建设,促进西畴各级干部提高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的能力,推动西畴经济社会发展与法治建设齐头并进。

临终关怀——

温暖人生最后一段旅程

车丽

走进北京松堂关怀医院,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我首先看到,一楼的活动大厅里装饰得更像个幼儿园,墙体涂上了色彩,红的、绿的、黄的……一整墙的毛绒玩具和挂了满屋的千纸鹤,让我想到一个词——“老小孩”。

走进病房,我看到,这里和普通医院的病房并没有区别。据介绍,这里一共有400个床位,有的病房有7、8张床,有的病房有4张床。与普通医院不同的是,这里住的绝大部分都是因病或衰老不能自理甚至无法行动无法说话,风烛残年,静静等待寿终正寝的临终老人。

我找到几位可以与之交流的老人。拉着他们的手,他们说的都是过去的事。或许,这些都是他们记忆中最深刻的事。

弹钢琴的张文成,1949年出生。他做了一辈子医生,最后自己却因为手术意外,造成盆地神经和腰部神经损伤,腰部以下无时无刻不在疼痛,只能靠杜冷丁和吗啡缓解,一天最多要打8针。为什么不在家中休养?张文成说:“爱人出国不在,孩子上班忙。和孩子两个月才能见一次面。孩子来看我要开车一个多小时,不想让他经常来。”说话间,他眼中充满了泪水。

另一位爷爷,施景滨,东北人,电子物理专业工程师。1932年出生。“比

‘九·一八’事变晚一年。”告诉我他的年龄时,他特意说。由于脑血栓后遗症,他的腿部不能弯曲,无法下地,但是,他却在做这样一件事——整理家族抗日资料。他告诉我:“一个人要把过去的历史告诉后代,要让祖国强大起来,世界才不敢小看我们。”

另外一位89岁的奶奶,王华莹,得了侏儒症,手只有四五岁孩子的大小,因病卧床。她极爱读书,眼睛却看不清,于是医护人员每天给她“念”书。我去时,医护人员正在为她读莫言的《生死疲劳》第14章,王奶奶听得津津有味。她告诉我,每天中午听书,成了她的精神寄托。

这些老人的记忆都是片段性的,王春华老人深信自己“怀孕”多年,满头白发却天天带有准妈妈般幸福的笑容,逢人便说,自己的孩子用小脚踹她了。原来,她年轻时的流产经历成了自己一生的痛;王华莹奶奶唯一的记忆就是自己当儿童团团长的时候,爱唱“王二小”;还有位90岁的爷爷,偷偷塞给我一张纸条,并嘱咐我说“千万不要落在敌人手里”。想来,他们的记忆都留在了最美的青春年华里了。

据松堂关怀医院院长李伟介绍,医院成立近30年来,已经送走了3万多位老人,平均每天会有两三位老人离开,平均

每位老人在医院的住院周期为31天。与死亡如此真切的接近,我却并不感到恐惧,医院温馨的环境和老人们平静安详的脸庞和话语留在我的脑海。

李伟说,当生命不可逆转时,已经无需再过度治疗,当器官已完全衰竭,现代医学已无力回天时,任何药物注入体内不仅无益,反而可能有害,不如让生命在宁静中尽量少痛苦地走向自然死亡。“现代社会,人们正在慢慢接受这个理念,但要让它成为社会的普遍认知,的确还需要一个过程。”

与西方医学专家认为的“人的临终期是6个月”不同,李伟通过对松堂医院一万多个病例的研究,提出“社会沃母”理论,认为人的临终期为288天,这与一个新生命的孕育时间惊人巧合!目前,这一理论已经得到联合国科教文卫组织的认可。

从这个角度讲,生命的自然终结就应得到与新生命来临时一样的呵护。1967年7月,英国女医生西塞莉·桑德斯博士在伦敦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所现代临终关怀医院——圣克里斯多弗临终关怀院。到今天,英国已有临终关怀机构200多家,美国有2000多家,而在中国却还很少。实际上,随着社会进步、观念转变,面对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临终关怀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社会需求。

视点

近日,河南某地拆除22个快速公交站台的消息引起了关注。起因是该市要重新规划快速通道,已有的快速公交站台影响了新快速通道的建设。有市民担心,快速通道建设期间,原本畅通的道路会堵成一列“长火车”。让市民更“堵心”的是,这22个快速公交站,当时单个造价数十万元,建成投入使用也不过几年。按照新规划,原有站台拆除后还要重建,这样折腾实在是浪费。

近年来,各地为改善交通状况所实施的疏堵工程、民心工程不在少数。然而这些工程的实际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工程设计缺乏充分调研,设计本身就存在缺陷;其二,对施工可能造成的影响估计不足,施工刚开始就造成了新的交通难题;其三,城市规划缺乏长远考虑,造成了重复拆建和资源浪费。

北京市交通委日前发布的消息称,今年内将完成100项疏堵工程。这些工程的施工时间多在每天的零时至5时之间,改造方式虽多种多样但均综合考虑了周边的交通状况,没有一处是大拆大建,更极少断路施工。事实上,近10年来,北京市每年都会多个路段在进行改造施工或地下施工,但很少有哪个路段被诟病“疏堵添堵”,而对于疏堵工程建成后的效果,市民也多是交口称赞。

疏堵工程是为了方便百姓出行,从这个出发点上看,政府和百姓的期待是一致的。但如何把工程规划好、建设好,则需要多一些前瞻规划,多一点通盘考虑,莫让疏堵工程再添堵。

于泳

片场

走近“星星的孩子”

今年4月2日是第八个“世界自闭症关注日”。自闭症又称孤独症,是广泛性发育障碍的代表性疾病,在多种场合下,患者会出现社交缺陷和刻板行为等。自闭症孩子也被称为“星星的孩子”。从2008年起,联合国将每年的4月2日定为“世界自闭症关注日”,以提高全社会的关注。2014年发布的《中国自闭症儿童发展状况报告》显示,中国自闭症患者可能超过1000万,其中0至14岁儿童患者超过200万。自闭症是一种终生无法治愈的疾病,但可以通过持续的干预来规范他们的行为,而一个充满善意的社会是他们未来生活的基础。



4月2日,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大学生和郑州一家康复训练中心的自闭症儿童制作“爱心饼干”。张涛摄



4月2日,公益机构无障碍艺途举办“发现中国的梵高”公益活动。该机构一直致力于帮助自闭症患者通过绘画创作展示自己。图为一些自闭症患者及其亲属、志愿者和各界爱心人士分享成绩。本报记者 杨开新摄



4月1日,天津市北辰区特殊教育学校的一名自闭症儿童在家长的指导下参加农业劳作。游思行摄(新华社发)